

特别策划

编者

2月13日,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,提出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。以文学力量赋能乡村振兴,对文学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。写作者们或建构想象的乡村文化共同体,或从儿童视角的小切口进入宏大主题,或采用双线交织策略关注大学生扶贫实践与青少年的精神成长……他们的创作,为乡村振兴留下了真实有力的文学记录。

乡村振兴的文学表达

打捞鲜活的赣南乡村发展故事

□ 吴歆

《水车简史》聚焦赣南乡村的振兴发展,是一部兼具时代性与创新性的现实主义作品。作家以其深刻的积淀和强烈的生命自觉,通过书写扶贫背景下的一系列人物,在城乡互融视野中寻找乡村的未来,在追溯历史沧桑中唤醒古老的文化记忆,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守望精神文明,建构起一个想象的乡村文化共同体。

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时代语境之中,要想为读者提供一份鲜活的乡村文本,需要真实性作为支撑。作者具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经历,身兼驻村干部角色,却选择以观察者的姿态对乡村发展过程进行叙述,作为一个在场的不在场者审视多维立体的乡村世界,展现出一种创作的自觉。

从城里的张雅书记和大城市返乡的张琴是小说中书写的主要对象。嘉欣的妈妈离开了家,张雅就成了她和妹妹们的“妈妈”,自己有孕在身也坚守岗位;张雅为贫困的乡民谋取应有的利益,回到城市也密切关注村里的动态,正因如此,她在扶贫工作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。乡民们都念着张雅的好,对她的能力表示认同。而对于张琴来说,这个小村子既是男朋友李勇的家乡,也是她即将扎根成长的地方,张琴跟着张雅学习如何进行扶贫工作,需要时也能独当一面,日渐成长为乡村扶贫事业的见证者和建造者。

当地乡民形象,在小说中非常鲜明。作者直面现实,正重视现实,将叙事置身于真实的生活场域中,力求还原乡村的本来面目。红军家属木匠在张雅的请求下对水车进行了修复,

并依靠手工进行创制;由于老伴身体不好,“戏精”不再到处漂泊,安心回到家里照顾老伴;嘉欣的爷爷也变得不再执拗,他丢掉了心爱的猎枪,开始了新的生活;在小店烧钱的“墨镜”还是一如既往“心怀鬼胎”,想要靠种茶油来套领政府补贴,但终被识破……

返乡工作者是小说中颇为独特的群体。他们有能力有思想,在乡村这片小天地之中迸发出自己的大能量。返乡女青年大单,不仅通过直播去展示乡村的生活方式,也关注乡村里的人;研究生毕业后回县里油茶公司工作的李勇,用自身所学为家乡建设贡献一份力量……

文学是入世,人是小说叙事的核心,对人的描写更能反映出整体的现实。作者将笔触伸向扶贫干部、当地乡民、返乡工作者等对象,凸显了时代语境下个体的生命价值,体现了宏大叙事中对人的观照和尊重。这些不同社会背景和身份属性的个体形象,被注入了真实的生活底色,共同汇入乡村振兴叙事中,既记录了乡村振兴的复杂过程,丰富了乡村叙事的可能性,又展现出赣南革命老区小村的真实状况,让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。

城乡之间互动和融合发展的模式,成了扶贫小说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新的社会语境中,乡村世界不再处于自给自足的发展状态之中。一方面,外来者入乡打破了城乡二元对立的局面,不管是驻村的扶贫干部还是返乡的工作者,他们的出现就预示着乡村不再是孤立的存在。另一方面,乡村在城市现代性经验和技

术的加持下走向脱贫致富,由此发展成为城乡命运共同体。

在城乡互融发展过程中,水车作为一个符号贯穿其中,连接着城市与乡村,传统与现代,过去与未来。水车承载着历史的记忆,对水车和油茶林的泼墨,蕴含着文化传承的精神力量。原本就破败不堪的水车在现代性经验中复活,基于传统方式管理的油茶林在现代钢铁水车中重生,化身成产品“1934”继续生存,这是对苏区岁月的纪念,也是对民族未来的展望,同时,体现着写作者实现传统文明的重塑和探寻人类生命本质的创作野望。

现实主义文学是把握时代脉搏的利器。范剑鸣用朴素详实的语言描写了人与自然、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关系,赣南土地上的这个乡村世界早已成为他精神的栖息之所,他在赣南乡村世界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,在乡村振兴叙事中完成了他的美学表达。小说由嘉欣找妈妈的故事开始,以寻亲未果结束,作者写下这本书也算是寻亲的一种延续。这似乎也暗示着,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美好蓝图还需继续践行,重建乡村秩序、守住乡村文化精神的艰巨任务还需努力完成。

乡村,不仅是振兴发展的目的地,还是人们坚守的文化阵地、精神的栖息地。对于范剑鸣来说,他似乎天生地亲近乡村,亲近自然,亲近人。他试图探寻乡村世界的未来,也试图建构起一个想象的乡村文化共同体,在乡村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守住精神文明。

接他回城的情况下,一头“扎进”了乡村的“河流”,愉快地扑腾起了成长的晶莹浪花。当他义无反顾地冲进暴风雨中去寻找阿秀奶奶,不仅悟出“聪明的人总是在努力地改变着世界,创造着幸福美好的生活,可是我们依然需要敬畏自然,因为在灾难面前,我们渺小得如草木毫末”的道理,更彰显出一个小小男子汉的良善、大爱与责任感。

除了顾小森,皮克、林图图、阿秀、祥根等少年,亦是作家倾心描摹的对象。通过溪中捕鱼、挥镰割稻、守夜斗“贼”、渔村叫卖等细节,小说栩栩如生地刻画出皮克的机灵、好胜,以及关键时刻“两肋插刀”的秉性,还有异常调皮却又热情、仗义且心怀悲悯的“骑猪男孩”林图图,生活清苦却勤劳能干、细心体贴的阿秀,被生活逼迫成了“小小生意人”的留守少年祥根……他们,皆可算是顾小森的良师益友,“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,确实有太多太多成绩以外的火热生活应该被看见、值得去经历”!

村民互助微信群建起来了,民宿“云庐居”顺利开业了,山地西瓜等无公害农产品因为视频直播而产销两旺,与祥根爸妈一样外出打工的村民回乡了……少年在如诗如画的乡村奔跑着长大,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如晓芸姐一样,选择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挥洒汗水,攻坚克难,“点点微光正汇聚成璀璨的星河”,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努力,点亮自己,照亮别人,也照亮乡村的天地。

湾,套用广告语“小手拉大手,乡村振兴路上一起走”,俗语“家有一老,犹有一宝”的运用,把看似深奥的乡村振兴主题,融入轻松愉悦的叙事中,润物无声,便于小读者们理解和认知。

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之一。小说中,在驻村队长刘长发的带领下,五星村先后成立了“晚霞红舞蹈队”“五星桑榆合唱团”。彩云乡教育联合体、崭新的教学楼、乡村少年宫,这些优质的教育资源也雨后春笋般落户乡村。从“但和城里的中老年群众热情,五星村的乡亲们对文化艺术的渴求和热情劲儿似乎还要强烈几分”这句话中,我们可以感受到村民对精神文化的强烈渴求。

徜徉书中,漫步在五星村的大街小巷——阅览室灯火通明,舒缓的乐曲在夜空里飘荡,硕士生落户乡村,一根根网线联通外面的世界……这里的每一棵树沙棘茶,每一株小草,每一朵浪花都在以自己的方式,倾吐着乡村的变化。

苏霍姆林斯基曾说:“教育儿童通过周围世界的美、人的关系的美而看到的精神的高尚、善良和诚实,并在此基础上在自己身上确立应的品质。”也有评论家强调“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应包含善意、勇气和力量,引导孩子认识现实、理解现实”。纵观整部小说,充满了蓬勃的精神力量,既有纯美童心对乡村振兴的礼赞,也有作者对中国少年以及未来之中华的文学礼赞。

书话

读书的幸福

□ 程广海

如果没有记错的话,“无聊才读书”是鲁迅先生的诗句。那时,我还在鲁南的一个偏僻矿区做矿工,是在一本《鲁迅诗稿》里读到的,记得是这几句:“有病不求药,无聊才读书。一闲脸就变,所砍头渐多。忽而又下野,南无阿弥陀。”因为年轻,书读得又少,不大明白鲁迅先生的诗意,但确实在无聊的时候才读书的。

我初中毕业就参加工作了,所读书非常少。又因为心里怀揣着文学的梦想,就一直渴望着有书读。但繁重的体力劳动累得我喘不过气来,几乎没有读书的时间。

在煤矿区,闲暇的业余时间基本上是无聊的,除了喝酒,就是闲逛。那些远逝的青春岁月就这么悄然飘走,我却无一丝的珍惜。唯一慰藉的是老师送给我的那本《猎人笔记》,教我人生有理想还有那么一丝若隐若现的希望。

我萌发买书的念头,是一次偶然的机缘。那时,我们单身宿舍里住着四个小青年,平日里没事常打闹着玩。有一次他们三个人喝醉后,把宿舍的水瓶全打坏了,闹得很不愉快。我一气之下,到矿区书店看书,以打发无聊的时光。现在看来,却有些好笑,但此后,读书融入了我的生活和生命。

严格地说来,这是我第二次接触到纯文学书籍,而且是一本小说集,冯苓植著的《驼峰上的爱》。看完书后,我被一种强烈的母爱和草原美丽的景色所激动着,它为我了解世界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户。后来才知道,冯苓植是一位作家,怪不得写得那么好。

很可惜的是,这本书在陪伴我一年后,怎么也找不到了。后来,我各处留心去买,也终未能如愿,留下一桩憾事。

在文学创作之路上受挫折或生活中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时,我默默地坐在书桌前,伴着丝丝青烟,回想着那浅灰色的封面,轻轻地勾勒着一匹高大的骆驼,



凌宇先生1991年写给作者的信

上面坐着一个女人,好像还抱着一个孩子,就会自然地走进那大草原的纯净世界之中,领略着无可言状的母爱……

因为喜欢读书,我有幸接触到我们煤矿的一些文学爱好者,走进他们的圈子,才知道书的世界是多么宽广浩瀚,同时,了解到当时的文学思潮和动态,也第一次接触到沈从文先生的《边城》,被沈从文先生细腻的文笔和他描写的凤凰古城所吸引,我莫名对先生的作品喜爱起来。我们小地方很难买到先生的书,当时,我就托我们工厂到上海购买机器的师傅帮我购买,无果后,我鼓起勇气,给《沈从文传》的作者、湖南师范大学的凌宇老师写信,想购买一套《沈从文全集》。没想到,凌宇老师竟然给我回信。虽然我没有从凌宇老师那里买到心仪的书,却从凌宇老师的肯定和鼓励中,坚定了读书写作的信心。

因了读书,我有了一颗敏感且多愁善感的心,对大地上的一草一木,对一切的事物,都充满了爱怜之心。读过普里什文的《大自然的日历》一书后,这种情愫更加浓烈起来。尤其是我看到天鹅飞起来,听到杜鹃的第一声啼鸣,在蒙蒙亮的早上听着初雪“簌簌”落下的声音,更加让我的笔墨和写作对象倾注在故乡的大地,常常把深深的情感寄托在故乡的风物之上。为一株艳丽的花,一棵挺拔的树而激动,为一把闪亮的花犁,一堆金黄的麦而雀跃。面对这些生灵,我深深体会到沈从文先生所说的“美,有时不免让人伤心”的深刻含义。

书,总是对我有一种吸引力,读书,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享受啊。面对一本好的书,它总能给你含有某些神圣的令人值得尊敬的东西,让你回味无穷。因而,有必要对这样的书表达我们的敬意,因为我们从书中得到了幸福和智慧。

赤诚少年点亮大地微光

□ 刘敬

《少年奔跑在田间》是青年作家陈伟军新近推出的长篇小说。小说紧扣时代脉搏,直击社会热点,既关乎少年的成长与蜕变,亦关乎乡村的振兴与发展。山溪淙流般的行文,鲜活又诗意的语言,朴素而真挚的情感,令生于乡村、长于乡村,后又栖身于乡村中学以教书为业、读书为乐的我陶然不忍释卷。

城市少年顾小森的“成长”始于五年级暑假的那场离别。没错,与绝大多数同学一样,顾小森是在蜜罐里泡大的,虽成绩优异,还兼班长,但在他的认知里,“花生一定是挂在高高的树上,成串成串地垂下来”。顾小森素来对乡村生活毫无兴趣,即使过年跟着爸妈回老家与留守的奶奶团聚,他也抗拒三分。他12岁的姐姐以一辈子坚守在农村当村医的“上海知青”奶奶为榜样,大学毕业后,姐姐执意要伴奶奶左右,“主动请缨”开民宿、做网销,志在带动村民共奔小康,他誓要让姐姐回心转意、返乡返城。未料,当顾小森信心满满地采用同桌好友皮克那学来的“釜底抽薪”法,与新伙伴林图图“密谋”截住了西瓜商的电话,从而断了姐姐顾晓芸和诸人辛劳付出的“后路”时,换来的却是姐姐的痛心、伙伴的埋怨与村民们的长叹……

小说采取双线交织的形式,一方面精彩地描述了顾小森与同学皮克别样的乡村暑假生活,在丰富的劳动过程中悄然完成了身心蜕变之旅;另一方面,又通过对姐姐顾晓芸发展乡村旅游、拓宽致富渠道等奋斗故事的描绘,生动再现了当代大学毕业生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风采。

作家的匠心独运之处在于,既巧妙地利用少年视角来捕捉乡村的美丽嬗变,又毫不避讳地从成人视角反思当下教育的某些弊端,以及对美好乡村建设的隔膜、误解等,令人心潮澎湃,进而躬身自省。

顾小森的收获早已远远地超过了下乡的初衷。以“暗中破坏”、被迫留村始,当他历经与同学、村里小伙伴的互帮互助,又在姐姐、奶奶、皮克爸爸、阿宽伯伯等人的关爱支持下,一路跌跌撞撞完成了姐姐布置的“想办法把村里的西瓜销出去”“一周内辨清田里的作物名称”“帮阿宽伯伯守夜及割稻”等多项任务后,他的视野拓宽了、知识丰富了、自信增强了。纯粹的友谊、庄稼的秘密、劳动的技能帮他“脱胎”又“换骨”。顾小森的破茧成蝶让人联想到曹文轩《草房子》中的杜小康,只不过,杜小康是因家道中落,被迫踏上孤独之旅,伴鸭成长,而顾小森却是在拒绝了爸爸

好样的!五星雏鹰小队

□ 张吉萍

《乡村振兴到我家》是作家曹景常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。小说以五星村为故事发生地,重点书写了在驻村队长刘长发的带领下,以张晓乐为首的“五星雏鹰小队”成长为“五星雏鹰小队”,助力五星村乡村振兴的故事。小说以几个孩子的思想、行动为主线,以刘队长的引导为暗线,巧妙地将乡村振兴这个宏观的话题与普通孩子的成长联系起来,歌颂了人们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。

作家感国运之变化,发时代之声。小说情节极具时代感。小说由“双减”政策的落实开篇,为后文孩子们成立“五星雏鹰小队”有充分的时间去“侦查”做了铺垫。“晓乐,不论做什么事情,最好考虑成熟了再去做,这样才能事半功倍。”在刘队长语重心长的引导下,几个孩子热情高涨,分工明确,每个人都以做一周“团长”、佩戴刘队长给的“为人民服务”徽章为荣。这看似一枚小小的徽章,实际上却暗含着一种精神的传承。高尔基曾说:“儿童固有的天性是追求光辉的不平凡的事物。”这种天性和追求,加快了他们以实际行动振兴五星村的脚步。“亲子阅读”“最美书香家庭”“抗疫”“直播带货”等事件的穿插,恰到好处地把故事一步步推向高潮,代

入感极强。

小说语言通俗易懂,生动活泼,呈现了乡村的美丽。“一路上,萤火虫忽远忽近,不停地在空中闪着,亮着,就像夜幕下的小灯笼……多么迷人的夏夜啊!”这静谧的乡村之夜,不但对孩子进行了美育熏陶,而且还可以增强乡村孩子的自豪感。“一丛丛的野菊花夹杂在青草之中,就像绿色的画布上点缀着一些白色、黄色的小星星,煞是好看。从更远处俯瞰,堤坝坡面犹如一幅描绘田野风光的油画自然地铺展在一片碧水旁边……”这些真诚的乡村景物描写,向读者呈现了一幅原生态的乡村图景,又勾勒出五星村欣欣向荣的振兴面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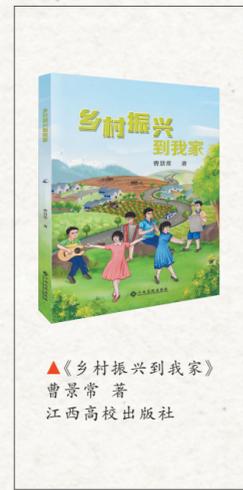
小说以儿童的视角书写乡村变化,以诗性的语言、韵律和意境,触动孩子心灵,培养了孩子们对母语的情感。“小路可真叫忙”“忙着吸取太阳能”“盏盏都像小银行,不存款,不储粮”“大把大把存阳光”……张晓乐因在西瓜上写诗,获得了“西瓜小诗人”的雅号,他和小伙伴们集思广益,发挥众力,一起编写了童谣《乡村路灯》,将孩子们的童真童趣跃然纸上。此外,小说充满想象力,语言富于变化,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和浓烈的乡土气息。如方言“走字儿”“蛤蟆吵



《水车简史》范剑鸣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

《少年奔跑在田间》陈伟军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《乡村振兴到我家》曹景常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